

畢沙羅 畫風

修拉



重慶出版社

畢沙羅 畫風



重慶出版社

毕修 沙罗 拉画风

陈庆 邓寒竹 南嫫 编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外国绘画大师画风系列》

主 编 张晓凌 冻 月 王 林

副 主 编 康建邦 水 工 魏 庚

编 委 李 一 林 木 彭逸林

黄茂蓉 田 军 王 剑

董继平

责任编辑 徐国洪

装帧设计 王成菊

译 文 继 平

陈庆 邓寒竹 南旗等

毕沙罗 修拉画风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彩印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20 印张 10 插 4

1995 年 6 月第一版 1995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

ISBN7-5366-3167-7/J·359

定价:48 元

一次科学与艺术的较量

——修拉、毕沙罗与新印象主义

●林木

十九世纪下半叶，印象主义画派在欧洲崛起，它以对客观世界丰富而明丽的外光色彩的表现为主要特色，给欧洲画坛带来一股清新的革命之风。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都因其强烈的各自不同的理想主义的影响和自然有着较大的距离，而历史上一些画家如十七世纪法国的洛伦、十八世纪意大利画家卡纳列托或十九世纪初叶英国画家康斯泰勃尔也在外光中描绘真实的自然的话，那么印象派画家的动机却与他们都不一样。他们只对光、色本身感兴趣，不管这些光色是来自池塘、河流、树林、还是来自人体、舞厅、街道。印象主义画家们研究自然，也吸收如康斯泰勃尔、透纳和德拉克罗瓦的用色技巧和笔触排列，发展出了一种用短笔触或不规则形体的小块与并置原色的画面构成的与众不同的新风格，一些类似镶嵌画似的新画风。这种蔑视传统的对题材的重视，严谨的素描、均衡的构图诸观念的鲜艳、明丽、清新、活泼的画风，把绘画史带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但印象派的那种对纯视觉本能的和转瞬即逝的色光的追求却并未使一度也是此画派的热衷支持和参与者的修拉感到满足。修拉(1859—1891)，这位短命的具科学主义头脑的画家想在自己的绘画中追求一种更加准确而永恒的东西。

西方本来就具有科学与理性的悠久传统，而“以知识代替直觉”又是修拉时代的一种时尚。物理学家谢弗雷的色彩学说，马克斯威尔的科学实验，夏尔·安里的《一种科学的美学的介绍》，都对这位本身具备科学倾向的画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修拉看来，绘画不能按照偶然性去制作，艺术家必须提选出自然中的美的原素，经过缜密的思考，通过对这些元素的正确的分布，准确的计算，按照对比作用，层次及光射的诸规律”去完成自己的作品。他明确地提出，这是与数学、光学相联系的一种工作。物理学上“分光镜”对自然日光的分色现象使这位迷恋科学的画家兴奋不已，他据此而提出了自己的分色理论。

修拉认为，画布上的色彩应是纯色，他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在调色板上混合它们，那会成为一种混浊、脏污的色彩。他主张运用单个的笔触，运用纯色，通过严密的计算和安排，相互间分出层次并用白色亮开，通过相并排列的色点在观者眼睛里混合而成复杂的色彩，以再现大自然的光与色的灿烂，并产生出物理分光镜那样多样性的色彩和它们间的层次。这种新的画法实则他所谓的“光学的混合”，又被称为“视觉合成”。修拉在倡导分色原理的科学性和永恒性的同时，反对绘

画中笔触的塑造模拟和表现情感的作用,而认为“笔触只是无数的集合起来构成画面的元素之一”。在他的绘画中,“笔触”的确已经被规范为一些缺乏个性的大小统一的点子,它们的大小是由画幅的大小,以及能达到眼睛调色(“视觉合成”)效果的适当距离来决定的。有时候,画的外框也用色点点出。人们称此画风为“分色主义”、“点彩派”,又称“新印象派”。

新印象派的画法在当时光学新成就的科学氛围中的确有着特殊的魅力,它又有科学与理性的西方传统艺术思维的强大惯性的支持,而且,应该承认,它的画面效果有时也的确新颖和有某种奇妙的效果。难怪它一问世,就马上被西涅克所接受,而且还迷住了印象派中年纪最长的,整整比修拉大几乎三十岁的老画家毕沙罗。

修拉作画,一般是用他的印象派式的老方法在户外作速写式的草图,然后把这种草图带回画室作仔细的研究、分析、计算,把室外鲜活感受中得来的彩色的印象全部分解为五颜六色的理性的斑点所构成的“色面”。由于色斑自身的闪烁不定,加上修拉有意识地回避一切轮廓线,这种画法很容易使画面中的各种物象界限浑沌,模糊不清。这就迫使修拉不能不在画中使用极其简洁的造型和单纯、明快、富于强烈反差的色块结构,以弥补这种复杂的绘画技法所带来的画面的模糊。在修拉的点彩式作品中,尽管每个局部的色点构成都复杂到令人眩目的地步,但从大的角度看,却都以明度和色相上反差较大的不同块面平面地构成。他还利用对画中水平线和垂直线的强调来强化这种感觉。这样,修拉的点彩派也就渐渐脱离了忠实地再现自然的道路,而趋向于探索富于情趣和表现力的构图形式。

修拉的确为绘画史创造了一种新颖得令人吃惊的形式。但是,当他冷静而理智地设计他的艺术的时候,他却在混淆科学与艺术的界线上犯了忌。尽管他并没有忘记对情感的表现,他也没想过愉快与温暖、明亮、动感相联系的抽象可能性,但他否定了情绪的重要表现的笔触,否定了情绪感受的偶然,否定了千变万化无限丰富的强烈影响情绪的大自然,在他的画中,经过科学与理智洗礼的一切是那样地工整、规矩、冷冷冰冰,我们只要把他的鲜活、灵动的户外草图和工程图般的正式作品相比较,其画法的严重缺陷就一目了然了。难怪修拉只活了三十二岁。的确,很难设想一个画家怎能忍受这种枯燥的折磨人的画法而能长寿。

当然,这并非说这种画法一无是处。当修拉在色彩、结构、线条诸因素矛盾统一上处理较好的

时候,当其点子也并非太刻板工整的时候,他的一些作品的确是新颖而奇特的。而更重要的是,修拉对结构强调的画法给了正在探索把印象派的画法和画面秩序相结合而不得要领的塞尚一个惊喜。而修拉那种单纯的色彩和点子般的笔触却使得梵·高得以创造他那燃烧般的色彩和奔放、狂热的用笔。这种歪打正着的启示,又使得修拉的有些古怪的画法成为美术史上一个无法抹去的环节。

被修拉的奇特想法迷住的人中有一个著名的印象派画家叫毕沙罗。毕沙罗(1830—1903)本是西印度群岛中圣多马岛一个商人的儿子,幼年在巴黎读书。他曾在安格尔的学生勒曼的画室中学过画,又经常去拜望柯罗,受过柯罗的色彩与用笔的教诲,库尔贝、透纳、康斯泰勃尔的画法对他也有不小的影响。这种艺术熏陶使他对自然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尊重自己的感觉,反对陈规陋习。他曾说过:“不要根据条规和原则进行,只画你所观察到和感觉到的。要豪迈果断地画,因此最好不丢掉你所感到的第一个印象。”“人们必须得到唯一的大师——自然,他是永远可以请教的大师”。这种艺术倾向,使毕沙罗成为印象派中一个颇具影响的成员。

毕沙罗的画风与其他印象派画家一样,对表现大自然千变万化的色光有极大的兴趣。他反对描绘精细的轮廓,也蔑视枯燥无味的素描。在他的画中,由于忠实于自己的感觉,这位印象派中最年长的画家是十分朴质而平易地去处理形象与色光,画风明丽而轻快。由于日本版画的平面性、装饰性与构成性的影响,毕沙罗的绘画也有意识地压缩空间感,而强化成为平面的效果。他用明快而单纯的色彩去描绘自然,笔触有力、灵动而多变。透纳和德拉克罗瓦那种并列的不同色彩的笔触使毕沙罗很感兴趣;我们在他不少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闪烁、跳跃的复杂色点构成的画面。

但是,这位受过安格尔式、库尔贝严谨画法影响的画家似乎对这种纯感觉式的画法也有某种惶惑。1882年第七次印象派画展后,他曾反省地说,“我对我的粗陋无文的手法感到苦恼;我很想发明一种更柔和的手法,同时保持以前的猛劲。”正在这时,年轻的修拉出现了,1885年,已经55岁的毕沙罗认识了才26岁的有着奇特想法的修拉,他带着西方人特有的对科学的虔诚,诚恳地接受了修拉的古怪的“分色主义”的方法。他服膺于修拉“分色主义”的科学基础,而把此前他的印象主义的同伴们称为“浪漫的印象主义者”,把修拉称为“科学的印象主义者”。

但是,这种“科学的印象主义”的过于科学,似乎使这位热情的自然的崇拜者也与之有某种距离。从1885年到1888年,毕沙罗虽然也画了一批点彩派意味的作品,如《埃拉儿的风景》、《农妇》、《河上清晨》等,但即使在这批作品中,毕沙罗也始终没有完全地走到修拉那种经过严谨的计算、设计与规范的纯理性的地步。虽然也有“分色”的“点彩”的性质,但毕沙罗仍然有限地保留了他在80年代初期一批画中所使用的笔触的特征。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偶然性和变化,他的绘画对自然特征的真实表现的要求也克服了结构上的过于刻板的设计感。毕沙罗并未完全陷入修拉制造的点彩分色的泥沼。

尽管如此,毕沙罗对点彩分色的理论及实践仍然越来越不能忍受,严格的设计与制作仍然限制着他的一度拥有的“猛劲”,这种不耐烦的态度终于使毕沙罗在1888年,即加盟点彩派四年后,对这种画法失去了信心。感性的、情感的毕沙罗忍受不了这种枯燥乏味的画法,因为它“抑制我,并且阻止感觉的自发性的发展”。他说,“这一派画家们为了一个完全敌对的美学而放弃运动与生活”,“我急于回避一切狭隘的,所谓科学的理论,在经过许多尝试之后,我发现这些理论对我的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的。这些理论对自然的非常随便的与非常美妙的外观不可能是忠实的,要对我的图画赋予一种个性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放弃它”。这位从点彩营垒中杀出的叛逆者的批判是非常锐利也是非常中肯的。点彩派正是在感觉、自然、个性几个要害问题上背离了艺术的基本宗旨。

但是,不能认为毕沙罗真正全盘“放弃”了分色主义的观念,也不能认为他这四年就真的误入歧途,走了弯路。因为我们仍然可以在毕沙罗1890年后回归印象主义的作品上看到那些闪烁而斑斓的色点,只是它们更自由、灵动、更丰富而深沉。

不是任何创新都是有价值的,不是任何有价值的创新都是完美无瑕的。然而,历史只有在创造中才能前进,只有在对创造的失误与不足纠偏的再创造中才能发展,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修拉、毕沙罗们的历史价值也正在这里。



1. 自画像

2. 自画像
钢笔墨水画



C. Tissot 1888



3. 蓬图瓦兹的码头与桥
布上油画 1867



4. 静物

布上油画 1867



5. 蓬图瓦兹附近的雅莱山坡
布上油画 18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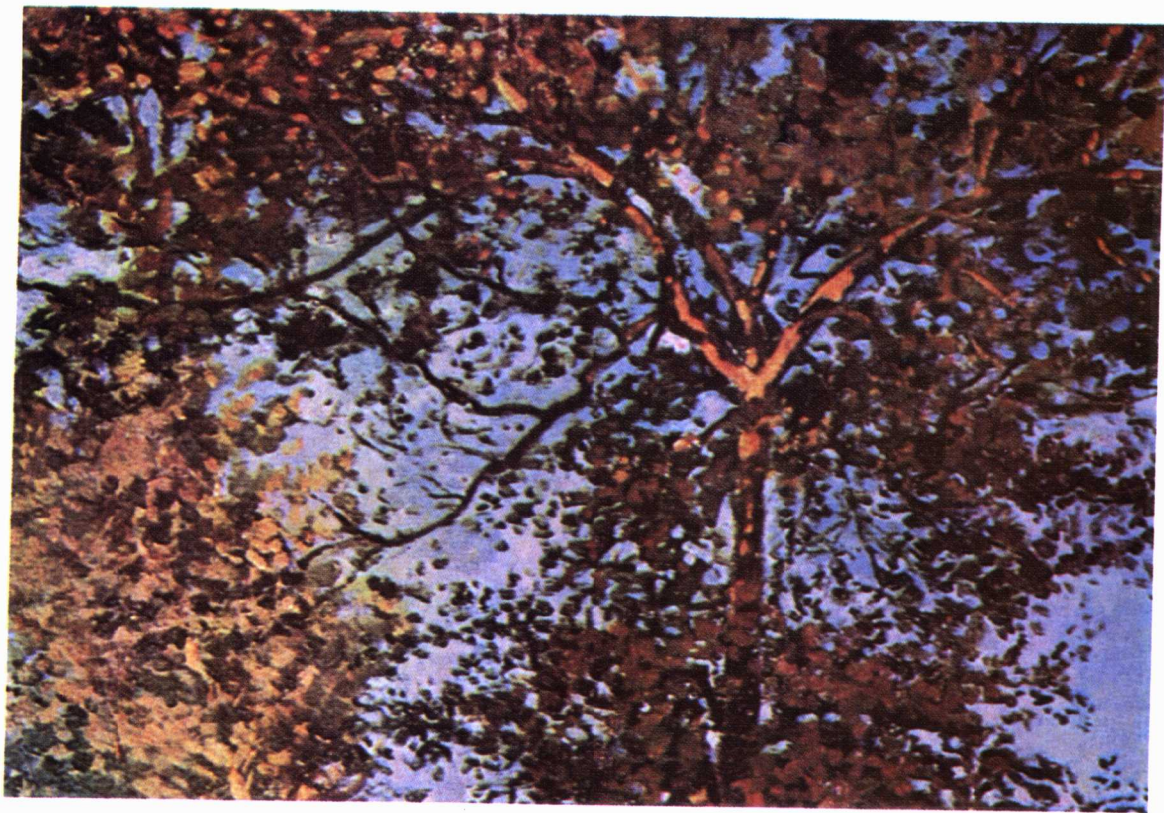


6. 图 5 局部





7. 卢维
西安涅
斯,通
往凡尔
赛的路
布上油画
1870



8. 图 7 局部